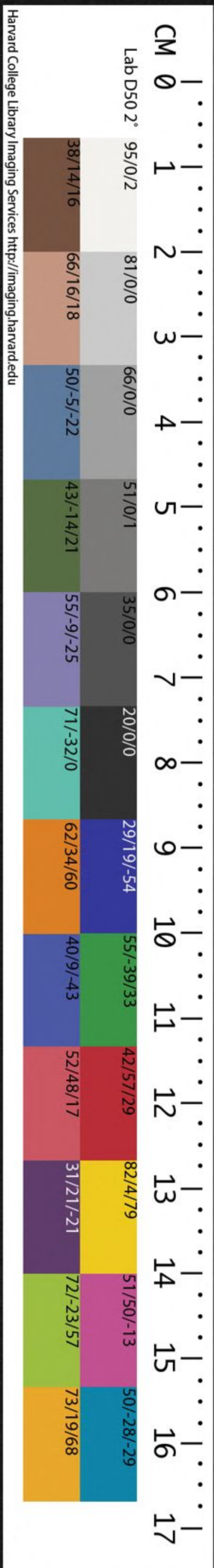


TCHL 2259.5.2943 B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安東公

字在代州人舉進士相景宗

其行流經行以公對帝言曰是臣也臣以正官承

諭陳年六月以派租言當曰治地不家國

不減租無有表其言

多謂用者公在使在使除其財

公在使在使除其財

公在使在使除其財

公在使在使除其財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四

前集

畢士安 文簡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旣知之  
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詔爲  
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  
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  
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帝曰未也行且  
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嗚呼其好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溘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磬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王文正為相嘗面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絀今其妻僨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

並劉莘老撰神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上以語宰相公曰惡以戒世善以訓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然之命刊刻

蓬山志

## 寇準 萊國忠愍公

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時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

貴顯

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後不出符移唯且鄉里姓名揭  
縣門民莫敢後者嘗具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之句時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  
民以比其棠謂之萊公栢

政要

太宗時公爲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  
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  
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訛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衆皆  
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柰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  
凡天旱爲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  
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

乃言曰某于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  
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以上願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  
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  
準可用遂驟進

劉貢父撰萊公傳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

遺事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  
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  
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謁太廟還六宮  
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

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叢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謂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願所畫何如耳毋

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趣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

州上御城北門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勢薄城下有詔  
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  
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  
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  
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  
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於是有譖準不  
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許  
之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  
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

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  
州可必得也

恭公傳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  
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  
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  
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準如此吾復何憂

記聞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  
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  
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禦者乎戎遂得

和遺事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  
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  
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我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  
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  
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  
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  
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記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公勸帝勿從  
縱虜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

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  
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  
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殿  
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  
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  
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  
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  
拜別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  
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  
日虜退乃召爲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公  
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軒筆錄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  
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  
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  
耳遺事

上旣回鑾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  
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  
何念帝聞之驚其公眷禮遂衰聞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掇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天子以改元  
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土汾

陰天子奉天書謹甚載以玉輅天書所行天子不敢當  
其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號稱天尊天子親自  
見之上於是益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  
後復置會靈宮靈之屬祀老子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  
事矣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  
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  
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  
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  
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  
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時天禧三年也萊公傳

天禧末真宗寢疾童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公探此意遂欲廢童獻立仁宗尊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慶畫已定凡誥命畫使億爲之且將舉事會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畫以公所謀白太皇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爲反而投海上其爭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寃之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童獻上僣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漸滌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

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丁謂种放之徒皆出其門嘗語所親曰丁生誠竒材惟不堪重任公爲相謂參政嘗會食都堂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爲所陷

遺事

公爲樞使利用爲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躰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氏公與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爲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塩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暫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

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

記聞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

行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

記聞

公貶歿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

公竹因立廟其旁

塵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

竹果生

筆錄○此說與前二書異意前說爲是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輒哭

記聞

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

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卽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

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

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歸田錄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賦獨公知之喜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

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

記聞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倉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在歧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談叢

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

爲也

記聞

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旌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

白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遇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歸田錄

古同瓊

衛國烈武王

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大尉曾孫女配

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槓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行疑耶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記聞

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

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役革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語錄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執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

哉

王禹圭撰  
神道碑

楊億

文公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太宗真宗官至翰林  
學士

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  
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野錄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投壺奕棋語笑誼譁而不  
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  
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  
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公凡爲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改用小  
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

家執事  
記

公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  
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鄰境明旦引唐  
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歸田錄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  
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  
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  
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  
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

並歸田錄

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文正恐人害之自上遣使賜藥

言行前四卷  
十三  
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  
聞楊億好謗時政王公曰億丈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  
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 掇遺

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  
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  
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  
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  
而未休方因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

丁謂初參政億例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  
幾辭親疾迺陽翟別墅 掇遺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微

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家塾記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  
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  
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  
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  
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  
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曙 文康公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仁宗  
公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  
屏窳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  
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  
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盜公奏復之名臣傳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爲右正言  
眞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  
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  
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全上

公與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爲執政一

日奏事已因語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  
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薛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  
者叱出之亦無事野錄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  
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  
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  
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  
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  
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  
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  
下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幕抵龍門香山  
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  
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  
厚類此公代錢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  
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  
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  
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  
已高若爲之動卒薦永叔入館

見聞錄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終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前集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  
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香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  
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  
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  
被擢用焉

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筮惟此疏偶存全上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泐泐無敢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廡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

字加淑妃爲皇太妃字公執谷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不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爲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迺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

定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廸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  
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  
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踧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陵  
都監謂爲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  
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  
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間語同列  
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居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  
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卽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  
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  
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公以計傾之而公

議不以爲非也

龍川志

公在中書聞謂卒願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  
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  
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筆錄

天聖初公嘗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  
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  
月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  
馮元更侍經筵

言行錄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  
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  
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

宰相也

別錄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

歸田錄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聖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協比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甚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感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覲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恢諧好嘲誚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員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踈也

並言行錄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魏公別錄

公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歸莊敏遺事

李迪文定公

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真宗仁宗以太傅致仕

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

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决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嚇朝廷以朮益兵以廸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廸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

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常置鞏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鞏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記聞

上將立童獻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童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爲參政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筮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並記聞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畫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

聞見錄

真宗既疾其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  
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力嘗傳宣中書  
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  
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  
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  
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  
見同列名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  
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今謂復相可  
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旨召麻乃可  
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

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命既復  
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  
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  
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  
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  
天下快之

龍川志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  
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  
州迪曰鄉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  
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  
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



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知其待我乃如是也並記聞

## 曾公示道

肅簡公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叅政事真宗仁宗

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

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異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自訟

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  
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  
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

曰魯直

擢道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  
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  
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  
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  
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  
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

澤處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  
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薛奎

簡肅公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  
君之句馮捲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  
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  
者如此

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

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

拜參政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厲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並歐公  
模志

明肅太后欲以衮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宰臣執議俱不之聽公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

報罷野錄

公知開封明參政鎬為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政

歸田錄

蔡齊 文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事仁宗官至

參政

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噐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噐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公撰行狀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噐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正臣之威重齊置噐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皆以為第一

歸田錄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醪往往至醉時太夫人

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

賈同字希德門人私謚存

道先生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

學生疾乃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談

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

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

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丁謂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黜公歸

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祭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並行狀

宋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終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第六

前集

呂夷簡

許國文靖公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卽箕田罇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

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李宗諤撰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

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

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

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龍川志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

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章獻遽引帝起項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

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會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損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奉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

氏加厚

聞見錄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

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前焚香泣告曰自  
今大姨孃平生分明矣

龍川志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  
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  
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  
未可知也故孜孜爰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  
然必先爲之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爲皇太叔公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  
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后  
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  
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

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  
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寤卽令出宮  
太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  
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  
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  
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  
拜

金行狀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后曰遣已微  
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旣  
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  
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

吳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章獻崩上始親政公手疏爲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並行狀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爲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爲虛聲爾不若增脩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旣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桀驁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



虜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爲然虜使見公畏伏  
語館伴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  
初行狀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公  
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  
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  
可但除舊職耶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  
使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  
鄙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  
敢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  
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

宋庠爲叅政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  
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  
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  
又焚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爲公誠深罪范也時朝  
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  
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  
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  
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  
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  
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  
之甚力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然終無一語上

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爲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

記聞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遷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於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公問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徃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群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

范公日獻三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求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入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

談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卽除旨中書令檢具宗召种故事公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推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卽三

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記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公手詔曰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予意也

公薨於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輒滄下口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書懷忠之碑以賜命行狀

## 陳堯佐 文惠公

字希元閩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通州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爲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徵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狎爲木龍以巨木駢  
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因號其堤爲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  
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  
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  
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  
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  
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  
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專威  
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  
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  
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寃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  
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

鉅歐公撰神道碑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  
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  
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上深然之  
遂大拜

野錄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

言行前卷  
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急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碑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名臣傳

晏殊

元獻公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二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卽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溫公田錄

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

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  
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  
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  
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  
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筆談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

興自公始

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  
宗恨之及親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  
爲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  
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畧

一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  
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  
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  
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  
晏殊王曰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  
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  
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資多役兵而規  
利以他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龍川志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  
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  
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

碑

公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充哀之碑

# 宋庠 鄭國元獻公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相仁宗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卒莫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疆本之勢金神道碑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於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家塾記

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

言行前卷  
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  
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爲小  
人之戒也 歸田錄

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 退朝錄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  
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  
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寮屬曰犯人乃言官  
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  
其奴罪而遣之 臺史

公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  
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

爲有爲者病之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爲自詠  
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  
開政負愁山重歎傾喜日來欲將嘲彊解真意轉悠哉

全上

韓億 忠獻公

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從開封舉進士事仁宗官至參  
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同遊止一甌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  
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  
公至卽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  
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



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康靖爲  
長杜每日懸百錢於壁上用盡卽已其貧儉如此莊敏遺事  
公與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  
李先第授許州長杜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  
至長杜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  
以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政  
世爲婚姻不絕聞見錄

公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  
纂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唵斯囉  
與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  
加唵斯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

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  
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  
遣之名臣傳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  
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  
盡奪其奩索之富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  
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  
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郭醫爲證一  
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郭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  
如初嘉幸錄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陰薦公可用

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又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政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柰何錮之於聖世乎

名臣傳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呵

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僚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與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談訓

程琳

文簡公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仁宗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遂止

公知開封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衣火斗已  
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  
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  
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  
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

金歐公撰墓志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  
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  
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爲開封府司  
錄及章獻崩黜爲汀州司馬琳亦嘗有此請而人皆莫  
之知也上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  
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

上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龍川志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前集

杜衍

祁國鄭獻公

字世昌越州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太子少師致仕

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按挾以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記聞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

言行前二卷  
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  
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  
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  
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  
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  
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  
省費十六七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  
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二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  
受丙賄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

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  
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  
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  
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  
吏不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  
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  
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  
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  
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  
泣而去上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

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者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鍛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

金歐公撰墓志

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公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公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公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公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志林

公嘗謂門生日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趨乎僞

又曰今之在上者多槩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卽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

言行前七卷  
三  
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其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

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  
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  
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  
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  
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  
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  
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自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羨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

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邛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淞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末期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其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處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

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

金語錄

韓公言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

別錄

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曰公爲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

# 范仲淹 文正公

字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位至叅政

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歐公撰神道碑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

輒以水沃面往往餽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遺事

公以進士解褐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

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

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訶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爲法由是後學者輻湊

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  
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  
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  
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  
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卽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  
懼召公責怒之以爲狂公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  
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  
下也殊慙無以應

金記聞

歲大旱暉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燕談

公知開封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才而百職修堯

舜之治不過如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  
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  
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碑

貶饒州謝

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  
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  
守也

燕談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  
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  
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  
藏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  
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

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  
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  
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  
引去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  
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  
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邊二歲士勇邊  
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  
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公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蓄銳毋  
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

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

名臣傳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部率稱  
爲龍圖老子至元昊亦以此呼之

燕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叢平夏時公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爲經畧判官一  
日將命至慶州約公以進兵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  
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  
見敗形未見勝執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  
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  
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言行前七卷  
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亾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筆錄  
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公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指爲黨或坐貶竄及呂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一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公爲叅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

言行前七卷  
九  
方施行而磨勸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爲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安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金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記聞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慙時公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旣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龍州志

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昞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遺事

歐余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公爲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筆錄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殿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

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

金筆談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別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遺事

公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

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野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聞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肯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  
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並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  
畝爲義庄以養醵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  
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  
給聚族人僅百口

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錄親戚  
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  
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卮史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  
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  
朱氏它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旣還  
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  
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  
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  
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



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冷齋夜話

晏殊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公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鄉輔金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卽取富爲壻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華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彊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爲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

遺事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碑

## 种世衡

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

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

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  
 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  
 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  
 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  
 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其舉  
 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  
 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  
 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執北可圖  
 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  
 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  
 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  
 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  
 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

既而朝廷署改寬州爲青澗城 范公撰墓志

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  
 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  
 且小矣或爭徃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  
 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  
 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  
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  
恩討之無不克

金記聞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  
患君數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  
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  
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債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  
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須城守之具皆  
不須外計一請自給

募錄

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  
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  
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  
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慶曆二年春范文正巡邊至爲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  
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  
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  
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出郊迎世衡與約明日  
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耶因冒雪而往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  
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金記聞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仲淹領慶州蕃

落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卽時而赴兎兵從者數千人屬兎爲吾用自此始君曰兎兵可用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兎不可誘二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墓誌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弁吞關中之意其將剛退陵號野利王其號大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公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曰於帥府表授二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力爲辨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

恩旣深將軍亦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以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爲信牌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

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  
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  
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  
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  
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  
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  
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  
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遺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  
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  
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且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

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  
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卽見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  
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使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  
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使者  
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遺  
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卽還  
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大都又爲  
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大都相結有  
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  
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大都以此亦

言行前卷  
十一  
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

呂馬叔文集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筆談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終

前集

卷之八

元中庚子

將欲以討

之極

有人

百鼓

...



